



北 京 出 版 社

# 老 树 紅 花

中共长辛店機車車輛工厂委员会宣传部編



# 老 树 紅 花

（根据阿·托尔斯泰《老树红花》改编）

北 京 出 版 社

（1956年）

## 老 树 紅 花

中共长辛店機車車輛工厂委员会宣传部編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單條絲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·印张：3 5/16 ·插頁：2 ·字數：67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册

統一书号：10071·497

定价：(6)0.34元

## 前 言

这本小书，是长辛店機車車輛工厂里一部分英雄模范的故事。这个工厂，是有“二七”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厂，解放十年来，真是英雄辈出。許多“二七”一代的老工人，好比翠柏蒼松，到今天仍然是后代青年的典范。同时，老树上也开出了新花，从青年一代里也出现了知名的先进生产者。这本小书实在不能包括全厂所有的先进人物，这只是初步整理出来的一部分，是以老工人为主的。这些老工人是工厂的宝贝，也是国家的宝贝，可宝贵的并不仅是他們在生产上的成績，更主要的还是他們的共产主义品格。我們希望，这些老人深厚的阶级感情与优秀品质，对提高新工人的政治觉悟能有所帮助，因此我們編选了这本小书。

編 者

一九六〇年一月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机車大夫.....      | 1  |
| ——記工人工程师陈发     |    |
| 炼钢炉旁二十年.....   | 10 |
| ——老工人刘广祿的自述    |    |
| 十年如一日.....     | 25 |
| ——記老鉗工南殿臣      |    |
| 于师傅舍身救机車.....  | 29 |
| 永不疲倦的人.....    | 32 |
| ——記領工員武增麟      |    |
| 压风机的老媽媽.....   | 39 |
| ——記“二七”老工人孙茂林  |    |
| 老韓头的故事.....    | 43 |
| 爱厂如家的吴清玉.....  | 49 |
| “老財神”高忠.....   | 56 |
| 处处为群众服务的人..... | 59 |
| ——老木工張志潔的故事    |    |
| 张元清学理論.....    | 63 |

工农双模范——张順.....70

不老松.....79

——記退休老工人左士俊

成长在党的怀抱里.....87

——記积极协作、大胆革新的边孝正、刘文小组

张金銘和他的“老牛車”.....95

# 机 車 大 夫

——記工人工程师陈发

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长辛店機車車輛工厂《紅旗》小报以大字标题登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：“老工人陈发当工程师了！”

这个消息立刻轰动了全厂，职工們拿着报纸，喜笑颜开，奔走相告。老工人們感慨地說：“五十八岁的人，要是在解放以前，甭說当工程师，就是当工人也保不住！”

陈师傅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市劳动模范，有名的機車鉗工，现在当了工程师，这是长辛店工厂六十年来破天荒的大喜事。

陈师傅为什么能够当工程师？說来話长。

## 刻苦钻研，以厂为家

陈师傅是个貧苦家庭出身的老工人，从小給地主放牲口，做零活儿，沒念过一天书。到十八岁上，他的当小工的父亲被生活折磨死了，托人送礼，算是“子頂父缺”，才进了工厂，跟火車头打起了交道。

因为他勤学好問，刻苦钻研，四十年来，在修理機車方面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只要是機車，不管是苏联的、比利时的、日本的……，大車头、小車头，他样样都懂得。車头上那么多零件，他合上眼睛能背得滚瓜烂熟。他在軌道旁边一站，能从車头烟

囱里冒出来的废汽声中，听出機車牽引力大小、省煤不省煤。从他做工那天算起，到現在，经他手修的車头，不下四千多台次。

解放以后，陈师傅以厂为家，兢兢业业，把自己的本領，毫不保留地献給了工厂，解决了不少重大的生产关键，为国家創造了大量財富。

車間里十来个工段：軸箱、制动、走行部……，哪儿发生关键問題，哪儿找他。工程师有了难办的技术問題，也常去找他研究。工人們习惯了，一遇到解决不了的問題，就自然想到：“找陈师傅去！”

可也怪，多大的困难，一到他手里，就不成問題了。有时候，工厂里同时发生几个問題，这儿找他，那儿找他，双方都爭着要陈师傅。深更半夜，厂里发生了問題，也常常不得不把他从被窩里叫起来，要他去工厂給機車治病。老头儿是哪时叫哪时走，从不迟延。因为他回家沒准时候，老伴做飯也为难，做出飯来，放在鍋里烤得起干了皮。老伴向他說：“赶明儿工厂有啥事，事先告訴我一聲。”陈师傅笑咪咪地說：“这可由不了我，誰知它什么时候出問題呢？晚吃一会儿飯沒啥关系。”

## “機車大夫”

六、七年前，工人們就送了他个外号，叫他“機車大夫”。这位機車大夫給車头看病，真称得起是手到病除。

有一次，一台機車修完以后，到良乡去試車，不料駛到中途，車軸突然冒起烟来，軸头热达摄氏八十多度。参加試車的同志心里很焦急，他們知道，如果再运轉下去，就会造成断軸的严重事故。于是他們急忙給工厂打电话，要求派人去修。工厂負責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也着急了，因为車軸发热是全厂最头



工人們送了他个外号，叫他“機車大夫”。

痛的事，每当发生这个问题，十天半月也不一定修得好。怎么办呢？不派人去修理，車回不来。这次正赶上陈师傅出差帮助别厂解决问题去了，只好派别人去。但是，派去的几个工人到了现场，从上午一直弄到第二天早晨，車軸仍然发热，眼看着非回車拆輪修理不可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陈师傅回来了。大伙看见陈师傅回来，都很高兴，也顾不得叫老头休息，派辆小汽车，前呼后拥地就送他上了良乡。

陈师傅遇到車軸发热不只一次了，可就是长期想不出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来。每当他听到大軸发热的消息，老是焦急地说：“又得拆車，老这样下去得給国家糟蹋多少錢！”他想：“能不能不叫機車返厂，就把車軸发热的問題解决了呢？”为了找到这个答案，他常钻到機車底下仔細观察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琢磨，有时候，他坐着喝茶水，水洒在桌面上，他用手指蘸着茶水还画呢。由于他刻苦钻研，結果想出了一个“就地刮瓦”的办法。但是，这个办法还从来沒試过，这一回能不能行得通呢？

他到了良乡，并没有馬上动手拆卸，他先钻到車底下检查了一遍，就向同志們說：“我有这么个想法，你們看行不行？”他一边拿木棍在地上画，一边向大家介紹“就地刮瓦”的办法，大家听完，有的說：“好！就这么干！”有的說：“好是好，車下那样窄，人在車底下伸不开腰，怎么干活呀？”陈师傅一卷袄袖說：“行，你們用頂鎬把彈簧頂起来，我在車下干！”

陈师傅钻到車底下，仰面朝天，歪着身子，拿刮刀一点一点地刮軸瓦，胳膊使不上劲，刮刀施展不开，刮了半天才啃下一点金屬末来。鍋炉里边点着火，車下四外不透风，不一会，

陈师傅就憋了一身大汗。汗珠流到眼睛里，醺得他的眼睛也睁不开。工人们蹲在车外给陈师傅递家伙，细看他的动作。有人说：“陈师傅，您歇会儿，让我们刮吧。”陈师傅说：“不累，我刮吧。”他不声不响，干了好半天，一直把轴瓦刮完，才钻出车外。

“就地刮瓦”的办法成功了，下午，机车顺利地开回工厂。从此，车轴发热的問題有了解决的办法。

一九五八年七月，彰武机务段有一台机车出了毛病。一开车，汽室内老喀唧喀唧地响，他们修了一次又一次，不但没修好，而且杂音越修越大。他们听说长辛店有个“机车大夫”，立即把陈师傅请了去。

彰武离北京有好几千里地，陈师傅坐了一天多火车。在火车上就估计了机车发生問題的原因，因此一到彰武，机车的毛病很快就被他找到了。原来，他们把毛病修反了，本来声音大是脹圈松，可是他们还一股劲往松里修，结果是越修声音越大。陈师傅把自己带去的脹圈装好，又重新调整了一下，再一开车，一点杂音没有了。大伙握着陈师傅的手，不知说啥好，都觉得这老头有点出奇。回来时，陈师傅在车站赶上了一列货车，这列车的司机也到过长辛店，一看见陈师傅就把他请上了车。原来这台机车正有个久治不愈的老毛病，今天碰上了机车大夫，哪里能白白放过。结果是：“大夫”一趟出诊，治好两个“病人”。

一九五八年第三季度，长辛店工厂制造了一台“建设型”机车。本来，大家认为这台机车已经没啥问题啦，就等着剪彩试车了。但是，陈师傅老是放心不下，就在大家围着机车欢天喜地准备试车的时候，他不声不响地检查起各部机件来，就像一个耐心的大夫给一个初生的婴儿检查身体一样。他走到司机

室，順手拉了一下回动机手把。“怎么这么费劲！”他抬头看了看风压表，风压十足，风門也开着，他仔細检查了一下手把，手把也沒一点毛病。“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呆呆地寻思着毛病的所在，从車下传来的欢笑声、歌唱声，他好像一点也听不見。他心里很焦急，根据多年的经验，他知道任何一点小毛病如果忽略过去，就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。虽然他細心地检查了几个地方都沒发现問題，但是仍不放心，又走到走板上检查回动机，結果毛病叫他給找出来了，原来，回动机十字头偏了十几个毫米。他赶忙把工人們叫来，趁車沒走，大家很快搶修好了。

“建設型”機車跑起来了，車速快达每小时九十公里，有人把头探到窗外，就被强烈的风打得睜不开眼，出不来气。但是，五十八岁的陈师傅却坐在火車头大鍋炉外側沒有一点挡风的走板上，細心地听着机械运转的声音。他臉朝后，眯着眼睛，一只手紧握栏杆，一只手捂着嘴，听得那么入神。別人高声喊他：“陈师傅，那儿太危险，快回司机室来吧！”也不知是风硬，还是陈师傅听得入了迷，他一动也沒动，临到站他才兴奋地說出一句話来：“一点杂音沒有，这台機車造得很棒！”

### 从抽烟想起的

有些小伙子好奇地問陈师傅：“您是怎么学的？事情怎么到您手里，就那么簡單！”其实，陈师傅的本領，并不是天生帶來的。他拿着一支燃着的烟卷說：“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抽烟的嗎？这里边就有故事！”

原来，在他年輕的时候，家中很苦，所以一进工厂，就一心想学好技术以便掙錢养活母亲和两个妹妹。他不识字，更不会看图，再加上那时的师傅怕頂了自己的飯碗，不願把技术教

給徒弟，学点技术真是难上加难。为了学技术，有时候，别人都下班走了，他偷偷地爬到機車底下，了解機車的构造。但是，那么大的機車，上面装着那么多零件，怎么知道哪儿跟哪儿連着，哪儿跟哪儿通着呢？为了解开这个扣，陈师傅从管子的一端找到另一端，可是找着找着，管路钻到配件里边去了，怎么晓得配件里边的情况呢？他走道想，吃飯想，睡觉想，想得他都入了迷。有一天，他看見一个工人拿着烟袋抽烟，他灵机一动，下班后也买了一套烟袋，从这儿起，他就趴在機車上，抽一口烟，从管路的一端使劲往里一吹，青烟很快从另一端的管口冒了出来。“啊！原来是这儿！”陈师傅心里立刻豁亮起来。后来，他鬧不通，就用烟吹，吹来吹去，烟袋也放不下了。陈师傅說完这段故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接着补充說：“什么工作也是一样，不钻，觉得没什么，可是越钻玩意儿越多，也就越有兴趣。”

### 工厂是我們自己的

他自己說得很好，誰也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懂的，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。还记得刚解放的时候，他在南口厂，有一台火車头，修好以后，連个小山坡也爬不上去。当时验收員叫陈师傅去机务段看看。他帶着一个伙友去了，碰上那里有一位負責修車的人在指揮修車。陈师傅看了看火車头，心里已经有数。可是那位同志偏叫他修別的地方，他就照着他說的修了一番，也不管上得去坡上不去坡，修完就走了。那个时候的思想反正还是当头儿的說了算，已经全照你說的办了，沒有我的責任了。結果这个車头还是沒能上坡。到第二天一早，天還沒大亮，厂里有人打着灯笼来找陈师傅，叫他馬上到厂长室。他到厂长室一看，里面坐了一屋人。他一进去，大伙就把他让在中間坐下，厂

长說：“現在机車連修两次沒有爬上坡去。这事情怎么办？……陈师傅，現在工厂是我們自己的，火車也是我們自己的。該怎么办你就拿主意办吧！”厂长說得很恳切。“工厂是我們自己的”这句话像一道电光，使陈师傅的心一下子亮了。他当下想：是啊！原来工厂和机車都是我們自己的，既然是我們自己的东西，我們就應該把它修好，不能馬虎。他帶了个徒弟，又回到机务段。車头拉过来以后，他們俩就干开了。直到把車修好，他还不回家，要亲眼看着試車，还叫人在这車头后面又拉上两个車头，結果很順利地上了坡。陈师傅这才放心回家吃飯去了。

从这回起，他不是只干“份內活”的机車鉗工了，真的是把火車头当成自己的了。

## 入 党

这几年，厂里不少人入了党，他的几个徒弟也入了党。一九五七年底，陈师傅被在石景山钢铁公司工作的一个徒弟請去了，因为那里有台机車出了毛病。干完了活，徒弟問了师傅一句：“陈师傅，您入党几年了？”一句话把陈师傅問了个臉紅。原来陈师傅有过申請入党的心願，但是又觉得自己条件太差，年紀大了，对党沒什么貢獻。党组织一直在帮助他，他想：好好干，如果将来觉得我行了，也許能告訴我。

这徒弟一看就知道了他的心情，就对他解释入党必須自己申請，应当主动要求党组织进一步帮助自己，提高觉悟，而不应当等待。陈师傅这才明白了，接着說：“你說得对，听你的話！”从石钢回来以后，陈师傅下車就买了本党章，进厂找到了党支部書記，說出了自己的心願。

从此，党更注意了对他的帮助和培养，经常教育他要虛心

学习，联系群众。陈师傅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，开会、学习，样样不落后。由于党的培养和他自己的努力，在一九五八年七月，陈师傅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。在党员大会上，他激动地含着眼泪宣誓说：“我一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，把所有的力量都献给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！”

### 总结出一套機車修理方法

陈师傅当工程师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，看起来什么也没有变化，还是整天跟大伙钻地沟、上車头，还是穿的那身破旧的工作服。一年里也没有一个人向技术室打过一次电话找陈工程师，因为陈师傅什么时候都在现场。他工作得比以前更积极，教导青年也更热心了。平常每解决一个问题，非讲得参加干活的工人们全都搞通了才肯罢休。工厂西边有个大灰场，那里有几辆拉石灰的小火車头，前几年老找长辛店工厂去修。自从一九五八年底陈师傅去了一趟以后，好像一副药绝了病根，再也不来找了。原来陈师傅把常犯几种病的方子全开给他们了，陈师傅说得好：“你一个人纵有天大能耐，就算什么事离开你都不行，但是一个人总建设不了共产主义。”

陈师傅有个理想，就是要把火車头上所发生过的问题全都落上账，什么问题都搞通，从头到尾整理出这么一整套方法来。陈师傅说：“車头是死的，零件是有数的，它千变万化，也变不出咱们这么些大活人的手里去，日久天长，咱们一定能把機車的修理方法弄个十全十美。”

（石宝印、郭若楷文 乔治图）

## 炼鋼爐旁二十年

——老工人刘广祿自述

一九三九年六月，我进长辛店铁路工厂（現在的长辛店機車車輛工厂），一进厂就在电炉上干活。那时电炉上有二十多人，掌握技术和干要紧活的大都是日本人，中国工人多半只能当壮工，我当然也不例外。可是，我这人有个个性儿，不让我学技术，我就偏要学，那时候进厂做工，就为的是学一門技术，好养活一家子。他們不教給我，我就偷偷地学，干什么都长个心眼儿，譬如：日本人把钢水炼坏了，我除了解恨以外，就細心琢磨它是怎么炼坏的。这样东一点西一点，学了一些东西。

当时电炉上有一个狗腿子名叫高鶴岭，仗着日本人的势力，成天作威作福。工人卢增海最老实，不爱說話，高鶴岭就专门找碴欺侮他。有一次，高鶴岭让卢增海递給他搬手，因为現場声音杂，卢增海沒听见，他立刻就抄起个大热螺絲照卢增海头上打去，幸亏卢增海閃躲得快，沒有被打中。我一看，气极了，想把他揪住，狠狠揍他一頓。这小子見我来得凶猛，就赶快跑了，他从此对我記上了仇，每当我一到炉跟前，就狠狠地喊：“去！去！去！”每次当他用磅秤称材料时，我若是从旁路过，他就馬上把磅砣推开，不让我知道他称的分量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偷偷地学会了不少手艺。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了。我琢磨这回可要好好过日子了，誰知国民党来了以后，高鶴岭这小子搖身一变，变成了国民党特务，照旧騎在工人脖子上拉屎。

这时候，我已经在电炉上学看电表了，电炉技术懂得了不少。但是在那种社会，正经工人有技术也一样受排斥，只能当帮工，比我不行的那些工头的狼亲狗友，倒成了正工匠。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，长辛店解放了。当时我們翻砂車間的主任、老共产党员康克，一有空就找我聊天，問长問短，他問了我的家庭情况，又問了我的出身历史。我像遇到了亲兄弟一样，和他怎么說怎么投机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他看看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們俩在大街上散步，康克突然向我微笑着問道：“你說共产党到底怎么样？”他这突然一問，使我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我抓了抓头皮說：“好！好啊！”这时老康同志攥紧了我的手，大声問道：“共产党是工人階級的政党，是工人階級先进的、有組織的部队，这点你知道吗？”老康的話說得很响亮，很有劲。我却搖搖頭說：“不知道。”老康同志又笑着說：“就是工人階級自己的党啊！”我急忙对老康說：“我哪儿懂这些事啊！”老康怕了怕我的肩膀，笑了笑說：“別着急，以后就懂啦！”老康同志爱給我讲，我也爱听，可惜就是一下听不明白，琢磨不透。有一天，他对我說：“老刘，你学习学习去吧。”我一听这话，心里真是痛快极了，急忙答应說：“行！”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我真得到了通知，被派到石家庄去学习。和我一块去的有好几个工人，有車間主任，也有职员。

刚入学，就鬧了个糊塗事。有一个開車的跟我說：“到这儿来学习的沒有一个好东西，都是来改造的呀！”我一听这话，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想：我沒做什么坏事呀，怎么說不是好人呢？課